

暴政必亡論

黃大受

一、歷史如鏡，鑑往知來

歷史會重演嗎？當然不會一模一樣的重演。因為死去的人們不能復活。逝去的時光無法倒流。消失的事件絕難再現；所以我們認為歷史不會完全的重演。但在相似的情況之中，相似的條件之下，也會發生相似的變化和演進，因而發生相似的结果。

以國史來說，我們常常把秦漢和隋唐來對照研究。因為秦漢和隋唐相似的地方非常之多。秦以後何以會出現偉大的漢朝？隋以後何以會出現偉大的唐朝？自然有其因果關係。這可以證明人文學用歷史法來研究，也可以解答實際問題的。我們常常說，暴政必亡，這也是用歷史研究法得到的結論。看以往的痕跡，我們可以推測後面要發生的事情。從過去的事情我們可以預想到將來的演變。我們知道，鏡子可以照物，雖然照出來的不是物體本身，但可以照出與物體相同的影像。歷史，就像一面鏡子，我們可以從歷史的鏡子，鑑往知來，察古明今。暴政必亡之所以成爲真理，就是由歷史的鏡子，照示給我們的。大陸的共產暴虐政權，到底能支持多久？我們也可以拿起歷史的鏡子，來做一番比較研究。

二、殘民以逞，是爲暴政

在沒有拿起歷史的鏡子以前，我們先要對「暴政」加以分析，明白什麼是暴政以後，才可以找出歷史上的朝代，那些屬於暴虐政權。然後去對照比較，求得正確的結論。

說到政治，就是管理衆人之事。既然是管理衆人之事，就有了統治和被統治者兩方面。而且管理的方法，有好有壞，有利於民衆的，有不利於民衆的，有民衆所喜的，有民衆所惡的，所謂暴政自然是壞的，不利於民衆的，爲民衆所痛惡的。這裡我們可以說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，如下列所述的大部分情況，便構成了暴政。

在統治者方面，有：1. 集團的獨裁者——個人或小集團。2. 使用無限制的權力，3. 苛刻的法律，4. 殘酷的刑法，5. 沈重的賦稅，6. 頻繁的勞役，7. 個人或小集團的奢侈享受。

在被統治者方面，對：1. 言論，2. 思想研究，3. 集會結社，4. 宗教信仰，5. 行動，6. 居住，7. 求學，8. 就業，9. 婚姻，10. 不虞匱乏，11. 免於恐懼，12. 家庭困難。都沒有自由。

有了上述的標準以後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歷史上，出現過那些暴虐政權，下面將順次的逐一

來檢討。

三、秦朝暴政，歷年十五

古語說：「得民者昌，失民者亡。」又說：「民猶水也。」表面上，水是平靜無波，誰都可以戲波逐水；可是一旦山洪暴發，大海揚波，那水卻又是無堅不摧了。自古惟有行仁政者，始得民心，國祚方可長久。若以高壓手段治國，行霸政，雖能收效於一時，終致民衆忿怨，像山洪一樣，爆發革命而後已。筆者提出第一個例子的秦朝。秦的暴政，是：

1. 嚴刑峻法，結果是穿紅衣的罪人滿街，牢獄裡的狂人，等於市集。甚至偶語棄市，恐怖萬分。

2. 壓迫民衆集體勞動，大修馳道，巡行郡邑，開河，役使民衆過勞。

3. 大修阿房宮，供少數人的享受，又在驪山預作陵墓。這兩大工程，徵用了七十多萬人都自帶糧食，木料來自四川、兩湖，採伐運輸的人，更不知多少。

4. 北伐匈奴，南征百越，修建長城，移民戎邊。北征軍的一石糧食，費二十倍的代價才能運到前方。築長城的工人十死六、七。移往邊地的

二十多萬家，等於流放。嶺南的五十多萬人，也遭受疾病和越人的進攻，幾乎全部死去。

5. 焚百家之書。談論詩書，及以古非今的均處死罪。要學法令的，以吏爲師。又活埋四百六十多個文學術士。都是箝制思想的行動。

6. 爲加強控制，消除反抗，剷除各地城牆防備，沒收民間兵器，鑄成十二個大銅人。各國富戶勒令遷居咸陽，達十二萬家，集中監視，以防接濟反秦人士。

7. 據說秦時的力役，三十倍於古，賦稅要佔民衆收入的一大半。弄到「男子力耕，不足糧糶，女子紡績，不足衣服。」「病者不得養，死者不得葬。」

秦的敗亡：秦始皇威風正盛的時候，就出現了「始皇死而地分」的文字。禁地也傳播著「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。」的口語，秦始皇在位的第二十六年（西元前二二一年）統一天下。稱始皇帝，建立秦朝。始皇三十七年（西元前二一〇年）死去；二世元年（西元前二〇九年）兩名小軍官率領九百名士兵，即爆發革命，兩月後，全國到處出現了革命軍。西元前二〇七年，秦王子嬰終於投降了革命軍，秦亡，共十五年。

四、王莽改制，十五敗亡

東漢兩百年來，政治已上軌道，社會也有秩序；由於王莽不願實際情形，一意孤行的變法改制，弄到全國動亂，災荒大起，不可收拾。他的變法改制，結果全成了虐政。試看：

1. 廢除漢朝的土地私有制而改爲公有制。把

民衆的土地，全部收歸國有，不許買賣。然後，重新分配給民衆。一家男丁不到八人，而田超過九百畝的，餘田要分給鄰里鄉黨。施行三年，因爲有違民心，只好准許土地買賣。

2. 鹽、酒、鐵、名山大澤、泉布銅冶，五均除貸，都由政府管理。叫做六管。五均除貸是平均物價、政府放款、徵收所得稅、荒地稅、與遊民罰款等。但失之苛細，與民爭利；而且用來執行的人，都是富商大賈，勾通地方官吏作弊。結果是政府沒有收入，民衆痛苦日深。

3. 廢除畫一通行的五銖錢，另造新幣，一再改變，有小錢大錢六品，及金、銀、龜、貝、布五物，有二十八種名目；民衆弄不清楚，仍私用五銖錢。王莽嚴法取締，於是「農商失業，食貨俱廢，民人至於啼泣於市道。」經濟全面紊亂。

4. 政治變更太快，法令多而且雜，連官吏也弄不清楚。昨日依法可行，今天卻是違法犯罪。訟獄沒暇審結，懸官出缺不補，百事癱瘓，「公卿且入暮出，議論連年不決。」什麼事也解決不了，事情愈弄愈糟。

5. 將漢朝逐漸演進合理的制度廢除另創，設四獄（大師、大傅、國師、國將），三公、九卿，三十七大夫、八十一元士。諸侯改稱公、四夷君長改稱侯。全國劃成九州，一百二十五郡，二千二百零三縣，名稱時常更易。弄得記不清楚。

6. 他不准四夷稱王，盡降爲侯，使得匈奴入侵，王莽發兵三十萬北征，兵民困敝，北方亂起。西域也叛絕中國。高句麗和西南的句町內犯，王莽大征句町，結果西南損失慘重，國力大損。

7. 王莽認爲民可以樂成，難與慮始。於是用嚴刑峻法來推行新法。對違抗和非議新法的人，要「投諸四夷，以禦魘魅。」又實行連坐律。所以每逢一次改制，便有無數民衆爲之犯法破產。天鳳元年時，王莽見犯人多，無法投諸四夷，於是將罪人與妻子一同沒爲官奴婢，一時押送到官府的有十多萬人。

新朝敗亡：對匈奴和句町的戰事，北方和西南大起災荒；內地因政治的不良，也造成災荒。飢民到處暴動，革命軍群起。王莽的大軍不僅無法壓平革命軍，反而愈起愈多，王莽在長安被商人所殺。新朝從始建國元年（西元九年）算起，僅十五年（西元二三年）。

五、隋煬奢酷，僅十四年

繼秦始皇、王莽用嚴刑峻法治國的是隋朝，隋自文帝起，刑法嚴苛，盜邊糧一升以上，盜一錢以上，都處死刑。罪輕罰重，可謂殘暴。劉肅「大唐新語」一書，批評隋政說：「政刻刑煩，上懷猜阻，下無和暢，故使友朋遊好慶弔不通，鄉土聯官請問斯絕。」到煬帝驕奢殘暴，更使民不堪命。例如：

1. 像秦始皇一樣，大規模的建設，重修長城；發男丁數十萬從山西到河南，挖掘長塹，以爲關防；從榆林到蔚縣修築御道三千里；挖掘溝通南北的運河數條，前後發工二百數十萬人；興建大糧倉三處，其中洛口倉可容穀二千四百萬石。這些建設雖有國防和經濟上的價值，但是，民衆勞役過重，無力負擔。

2. 另外，楊帝純爲了個人享樂和誇大狂，營建東都，每月役使民工二百萬人。發江南的奇材，運到洛陽。從長安到江都，建造離宮四十多處，在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，民工死者十之四五。楊帝坐龍舟到江都，船高四十五尺，長二百尺，分四層。挽大小龍舟的挽士，達八萬多人。經過的州縣；五百里內都要負擔食用。連年建設，大量的奴役，民衆困憊萬分。

3. 楊帝北巡，率領甲士五十多萬，戰馬十萬，召見啓民可汗，賞賜無算。招致西域胡人前來觀光，大論官商，都下令沿途免費供應，並且在洛陽隆重招待，大爲賞賜。經常如此，所賞不貲，國家民衆，都弄到財盡窮極。

4. 楊帝的對外戰爭，並不是開邊遠，而是窮兵黷武。南征林邑，雖然得勝，可是士卒病腫而死者達二分之一。征吐谷渾兩次，雖勝而有損失。三征高麗，第一次親率大軍一百十三萬人東征。過鴨綠江的大軍三十萬人，還者僅二千七百人。第二次大軍東征，以楊文感叛變而退軍。三次東征，因高麗請降，國內亂起糧阻，中途罷兵，東征高麗，征調遺發，全國騷動，造船的民工站在水裡不能休息，腰以下生蛆，死了十分之三。四。由水陸運糧往前方，民夫死者逃者不絕。弄到耕稼失時，河堤不修，水旱災大起，不可收拾。

楊帝被殺：大業七年，（西元六一一年）的首征高麗，這時天災初起，變亂漸生，幾年以後，割據一方的英雄，多到一百三十多處。隋煬帝不自悔悟，仍然於大業十二年遊江都，但已衆叛

親離，大業十四年（西元六一八年），被部將宇文化及所殺。在位僅十四年。

倘若自隋文帝平陳統一天下時起算，隋代統一天下。也只有二十九年。

六、元順荒暴，三十餘年

蒙古族起於漠北，至忽必烈統一中國，始建元朝。由於蒙古文化基楚薄弱，不解治道，形成虐政。例如：

1. 實施種族差別待遇。考試時，蒙古人、色目人爲右榜，漢人（金）、南人（宋）爲左榜，右榜考試易而取錄比例高，左榜考試難而取錄比例低。蒙古及探馬赤軍（外族人所編）待遇高，駐守心腹地區，漢軍、新軍（宋）守江淮以南。法律對漢人南人嚴酷，而對蒙古人寬厚。

2. 一般民戶，以二十家編爲一甲，蒙古人擔任甲主，一切唯甲主之命是從。佃戶則隨土地轉移，生命毫無保障。

3. 擄掠或籍沒江南之民衆，稱爲「驅戶」，男爲奴，女爲婢，幾占天下之半。朝廷常以民戶分賜諸王、貴戚、功臣；有數十戶至千萬戶不等。大汗又常以江南民田賜臣下，數以千百頃計。故奪田占地，實爲對漢人、南人最大的虐政。

4. 用言利之臣，專事聚斂。官吏貪污，舉國騷然。索賄有特殊的名目。職司監察、糾舉、考察、救濟的官員，無不大事貪污。諸王公主，用商人經營高利貸，剝削民衆。

5. 番僧橫行，帝后妃王，均須頂禮膜拜，甚至毆打官吏王妃。番僧可奏釋囚犯，奸滑之徒，

多資緣倖免。世祖時，江南釋放總統楊璉真珈，發掘南宋君臣陵墓一百零一所，掠民間美女寶物無算。私庇平民，不納賦者二萬三千戶。

惟元代注重農事及對外貿易，農村及商業尚繁榮，民衆雖極度不法，但未形成力量。

元代最後皇帝爲順帝，於十四歲即位。立後二年，權奸伯顏當國，朝政紊亂，加以水旱蝗疫、地震山崩，災害並起，天下變亂紛起。順帝爲元代最荒淫惡劣的皇帝。到至正十二年（西元一三五二年）丞相脫脫去職，順帝荒淫更甚，於是群雄並起，終於至正二十八年（西元一三六八年）爲明兵逐出大都，退往蒙古，順帝在位三十餘年。

七、太平天國，亦十五年

洪秀全一面以民族主義，號召知識份子參加太平天國。然因領導人學識淺薄，終鮮大效。一面以外來的基督教爲幌子，而自創上帝教，麻醉一般農工大衆。以嚴格的軍事組織，統御群衆，遂能突起廣西，北上兩湖，東下南京，而建立太平天國。可是洪秀全不管舊制度的好壞，一律推翻，另創新的制度。這就大錯特錯。太平天國的措施，如：

1. 宗教則信與基督教不同的上帝教，只拜上帝，其他神佛孔孟廟宇，一概焚燬。而教條嚴苛，儀式繁瑣。

2. 文化則視孔孟百家爲妖書邪說，全加燒除，或加以刪改，極端控制思想。

3. 政治則官階重疊，繁瑣而無效率。封建意

識濃厚，階級極嚴。又假託上帝附體，造成一種荒誕的巫術統治；極端專制，動輒處死，民衆迫於淫威，日處恐怖狀態。

4. 經濟則擬行「聖庫」制度，一切歸公。糧食除自用外，全繳聖庫；使民衆無自由活動餘地，便於控制。且又重斂苛徵，後期重用洪姓，更是貪污無度。

5. 社會則嚴禁男女接近，拆散家庭，男女分別集中居住，以便看管役使。禁止納妾，而諸王則廣置姬妾。雖曾實施男女平等，設女官，開女科，亦無補於婦女的不滿。

天國敗亡：太平天國的極權統治、專制殘暴、愚妄荒謬；違背傳統文化，天理人情，愈到後來愈加劇烈，招致了全國人的反感，加以天國領袖多以迷信欺人，腐化專恣，終至自相殘殺。對外則妄自尊大，失去了外人同情。當時正值英、法聯軍攻打中國，如任太平天國猖獗，必招致亡國之虞。曾國藩起而力挽狂瀾，得全國人的擁護而獲勝。擾亂十五年（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，西元一八五〇年—一八六四年），波及十九省的太平天國，就此敗滅。

八、唐末大亂，十五年而平

前面所說的秦始皇、王莽、隋煬帝、及元順帝，都是建朝主政統治全國的君主；就是太平天國，也是有了建號立國的局面。由於他們的集權專制，暴虐無道，終於在十四、五年到三十年左右而敗亡。至於稱兵作亂，擾亂全國，而以恐怖手段虐殺民衆，終至消滅的殺人集團，也可以找

出二例，以爲說明。

唐末政治不良，禍連兵起，僖宗時，王仙芝於僖宗乾符元年（西元八七四年）起於長垣，初時僅三千人，後來聚衆數萬。連陷山東數州，流竄河南、淮南、江南，到處大肆搶殺，歷時五年敗死。但王仙芝的同黨黃巢，卻聲勢更大。

黃巢是一個鹽商，通曉詩書，但考不取進士，很有野心，王仙芝作亂，他立即響應，並發表文告，攻擊朝廷，歸附他們的人不少，王仙芝敗死，餘黨都投歸黃巢。黃巢渡江而南，擾浙東、江西，破福州，到嶺南。黃巢自以爲讀書人，一路上唯讀書人可以免死，其餘便任意斬殺，死者無數。陷廣州（西元八七九年）所殺胡商達二十萬人，（一說十二萬人）；真是殺盡滅絕，所以有「黃巢殺人八百萬」的傳說。

不久攻下交州，因軍中大疫，北還，從桂州沿湘水而下，破潭州（長沙）、鄂州（武昌），再流竄江西、杭州。廣明元年（西元八八〇年），渡長江淮河，北陷洛陽，西入長安，稱大齊皇帝。在長安曾縱兵屠殺，死八萬人，謂之「洗城」。

當時勤王軍四集，黃巢部將朱溫降唐，唐召沙陀軍李克用入援，黃巢於中和三年（西元八八三年），棄長安東走，軍中無糧，每日食數十人。第二年，黃巢勢窮自殺。前後歷時十一年。

黃巢的餘黨秦宗權，仍在關東、江、淮一帶燒殺了五年，比黃巢更兇殘，以人肉爲糧，炊煙斷絕。昭宗初年平定。

經過黃巢、秦宗權十五年的燒殺蹂躪，江、

淮州府人戶爲之幾空。然而這暴亂殘殺的集團，也只有十五年的壽命，便被完全消滅。

九、明末大亂，十八而滅

明末因對後金（清）用兵，餉費巨大迫切，盡力搜括挪移。而熹宗天啓及思宗崇禎間，陝西、山西，連年荒旱，邊軍缺餉兩年，饑民饑兵，聚衆鼓噪，野心家起而擁衆作亂。崇禎元年（西元一六二八年），陝北高迎祥稱「闖王」，米脂李自成，延安張獻忠響應。援遼的山、陝、甘軍先後譁變，也參加亂黨。東犯山西和京師附近。南竄河南、湖北，分擾四川、甘肅。後高迎祥被捕，李自成繼爲「闖王」。崇禎十一年，張獻忠勢衰投降，李自成也被困豫、陝邊界，但清兵內侵甚急，明軍被迫北調，崇禎十二年，張獻忠攻破武昌、長沙，再進四川，打下重慶、成都，稱「大西國王」，佔據全川。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攻陷襄陽，不久，破潼關，佔據西安，崇禎十七年（西元一六四四年），建號「大順」稱王。當年北下太原、大同，出居庸關，京師軍隊潰散，北京不守，李自成沐猴而冠的稱起皇帝來。這兩個賊首，十多年來的滅絕人性，瘋狂屠殺，真是罄竹難書，姑舉數事以證。先說張獻忠的罪行：

1. 張獻忠攻郿城，以掠來霍山、合肥婦女數千人，逼令裸立城邊叫罵，違者即砍殺。
2. 張獻忠俘鄭兵數千，各砍斷一手放歸。
3. 張獻忠竄往潛山，臨行將掠得的數千婦女美人，一一殺死，及抵他邑，掠女殺女，亦復如

前。

4 張獻忠攻陷蕪州，將文士殺盡後，開始屠城，只留青年婦女，男子老婦，一概屠殺。

5 張獻忠攻破武昌，殺人數萬，投屍於江；尚餘數萬人；以鐵騎驅逐出城，投向長江，江水盡赤，浮屍滿江，有流至鎮江者。數百逃生之人，都斷手足，劓鼻鑿目。

6 張獻忠到成都，全城官員被殺。到處派賊探探聽民衆議論，如有偶語稍涉怨恨，連同鄰居十家斬決。城東門外每日屠殺大批人，勒罰鄉紳大賈錢財，最後仍遭處死。所錄取之狀元全家大小，一齊被殺。考試士子，全被殺害。假稱布施和尚，殺和尚近一萬人，在成都殺各衛軍九十八萬人。

7 遣各將軍分屠各府縣，名草殺，每攻下一城，必將民衆殺得一人不留，方才開城門。殺人如人頭幾大堆，人手掌幾大堆，人耳鼻幾大堆來計算。有時，每到一城，即令民衆出城，在城門口均須破掉一手，然後出城。有人當時死去，或流血不止而死，或挨戶砍手殺足。並將砍下婦女小脚，堆積如山。活剝人皮，皮未去而先絕者，刑者抵死。將士以殺人多者敘功，少者處死。殺人數目多虛報，總數達數百萬。四川全省民衆，幾被殺光。

再說李自成的罪行：

1 李自成初起時，大肆劫掠，所到之地，即放大火，使鄉民無家可歸，只好從賊。

2 李自成合羅汝才圍攻陳州，因守城三日，李自成下令屠城，官民死數萬人。又決黃河堤水

淹開封城，軍民溺死數十萬人，並將逃在城上數萬婦女掠去。

3 李自成攻城時，常偽託仁義，以誘百姓，並有「三年免征、一民不殺」的告示。以瓦解人心，但事實上得到城邑後，燒殺淫掠不已，官民悔已不及。

4 一兵養馬三四匹，剖人腹爲馬槽，馬見人輒齧牙思噬。

5 攻城迎降者不殺，守一日殺十之一，二，守二日殺十之七，守三日屠全城。在北京亦大事燒殺淫掠。

6 凡殺人束屍爲燎名打亮，城將陷，步兵環堞上，馬兵梭巡，無人可逃。

流寇被殺：清順治二年，即明福王弘光元年（西元一六四五年），李自成連敗，大勢已去，在湖北羅公山被何騰蛟伏兵襲擊，人馬陷入泥淖，爲亂才刺殺。第二年（西元一六四六年），張獻忠在四川，因殘殺所部，部衆離散，被清肅親王豪格軍所敗，中箭而死。兩股流寇餘衆分散，擾亂凡十八年，終歸消滅。

十、共匪暴虐，史無前例

中國歷史上五次暴政和兩次狂殺，都已簡單說過。但拿來和今日共匪相比，尚不及共匪暴虐的程度。共匪三十年來在大陸所作所爲，比五次暴政和兩次狂殺的總和，猶過之無不及，實堪浩歎！在自由中國，聽說有不少匪情專家，對大陸匪情有專門的研究，詳細的報導，可惜筆者沒有

機會看到。筆者只能把報章雜誌所記載而被筆者看到的材料，就記憶所及；參照五次暴政和兩次狂殺的情形，加以比較。因缺少實際資料，自無法提供統計數字，希望匪情專家能就筆者所提事實，寫出專文，公開報導，以資印證：

1 嚴刑峻法：所謂治反革命的法律，動輒處死，一片殺氣。如秦、隋、新朝、及太平天國的律法然。共匪的牢獄，竟有令犯人自帶糧食奇聞，則爲史所未有。大規模的奴工營，都是無期徒刑。街頭固然無人敢集議，即家庭之間，也不敢暢言，恐小孩或偷聽者告密。

2 我國民政府時代大小官員及士兵，十九被送入集中營，迫使無代價的作奴工，大修鐵路，挖河渠築堤。至於全體及民衆被編入人民公社後，造成全國皆奴工的局面，日夜工作，不眠不休，亦爲史所未有。

3. 在北平西山，大修廣廈，北平及各大城市，亦大修高大房屋及廣場，以供匪酋享受及裝門面，各處的偉大建築，全由奴工血汗積成。而運輸供應之奴工，更屬不知凡幾。

4 發動韓戰，前線出兵近二百萬人，在韓傷亡及被俘者逾百卅萬人。對南方出兵，協助越共寮共，並進兵西藏，及於緬甸邊境。共匪邊境派駐大軍，其後方的供應至爲浩繁。在大陸沿海修築工事，以防自由中國軍隊進擊。內地亦建設基地，準備發動世界戰爭。

5 將東北的民衆下放南方。長江下游的民衆下放青海，北方的民衆下放新疆、內蒙，內地的

民衆下放西藏一帶。甚至連工廠也移往。共匪幹部稍一不合，也要思想改造，下放邊疆或集中營。所謂下放，即勞動改造，無異於古代之流放；且終日作工，毫無代價，被流放的人達六千萬之多。

6. 有關自由思想的書籍，以及國民政府時代的社會，人文科學書籍，都無法出版。甚至自然、應用科學書籍，亦加刪改，須符合馬列思想。知識份子被迫坦白清算，改造洗腦，故意製造鳴放運動，而後指鳴放者為右派，加以殺辱及囚禁。民衆青年，如欲求學，必須接受共產主義與馬列思想。只有紅五類份子可以進入大學，黑五類份子有時只可進小學。

7. 為加強控制，消除反抗，將全國民衆一律編入人民公社，所有富人地主廠主，財產全被清算鬥爭，或為變相沒收，甚至小有積蓄的人亦遭清算，使無餘財。發動煉鋼大競賽，把民衆家裡的任何鐵器，一掃而空，使民衆手無寸鐵，要反抗也無金屬工具。

8. 民衆在編入公社前，賦稅要佔民衆收入的極大部份，所餘僅勉強供給一、二人的最低生活。編入人民公社後，全部成為奴工，每日工作十數小時，所得工資，不足最低生活。病者無藥治療，死者不得葬，因米糧食油過缺，得病的人比比皆是。

9. 廢除國民政府的土地私有制，改成共匪政權所有制。起初三、四年尚以平均分配土地為號召，以後則逐漸使全部土地為共匪政權所有，農民全部成為奴工。

10. 一切大小生產企業，全部為共匪政權所有。無私人經營的企業，在初期尚准私人經營小工業或商店，但稅率的重大，遂變為共匪所有。而大小匪幹，却趁機貪污，竟普遍皆是。由於無私人企業，私人亦少有收入；即使有收入，因為缺乏農產品與工業品，且需要配給票，難以買到任何物品。

11. 政治變革太大，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層級及機構，時常改變，幾與昔日完全不同。而層級之多，機構之大，如偽中央的國務院，下設部會署局數十餘個之多。省級縣級鄉鎮亦復如是，成為一龐大的官僚機構，難有行政效率。

12. 省縣制度，由明清而民國，實行五、六百年，在勝利時為三十五省，蒙古及西藏地方，海南特別區（當時蒙古雖允獨立，但未劃界，今中蘇條約已廢，更無法律上之依據。）十二院轄市，約二千二百縣、省轄市、旗及局，頗為整齊。共匪則改東北九省為六省，長城北面撤銷熱、察、綏、寧等省為偽內蒙古自治區，廣西省亦撤銷，改為偽僑族自治區。在湖南、貴州、雲南、四川、新疆等省以各宗族為單位，設了許多偽自治州、偽自治縣，偽自治區，偽自治鄉，藉便控制。縣則以二縣合一，或數縣重劃、院轄市、省轄市也重行改變，而且時常改變，弄得一片混亂。

13. 為裝點門面及妄自尊大，不惜費巨款及大軍，援助韓共發動南侵。對幾內亞贈米一萬噸，對亞洲之越共、寮共、外蒙和印尼其他亞洲國家與非洲多數國家，以大量金錢、鐵路及糧食供應，達數十億美元。而國內民衆則每天的食糧，減

到食米三、四兩，不足一餐果腹。經常在國內歡迎各處來遊訪的外人，隆重招待，儘量供應。派往國外的共匪人員，其奢侈豪華，超過美英等國。如在日內瓦的十四國代表團中的共匪代表團，其濶綽程度，至為驚人。

14. 共匪幾乎廢除一切宗教，大陸所存的佛教、基督教、回教……均已為改造，只剩下宗教的外形。寺廟教堂，大多改作別用。少數的寺廟教堂，則大為裝修，以便欺騙外國教徒，而誣稱大陸仍有宗教自由。

15. 民衆在農業合作社階段，私有財產即名存實亡；人民公社階段即實行了太平天國的「聖庫」制度，民衆除一身外，可說別無他物。其實這一身的勞力和思想，也非己有。不僅沒有自由行動的可能，連自由思想和休息的時間也沒有了。人已變成機器，而且是不擦油不斷使用的機器。

16. 社會上男女不易接近，即使是共匪低級幹部，其戀愛和婚姻都不自由。一般民衆更只有被硬派婚姻的命運，實行人民公社以後，毀滅民衆的家庭，老人集中一起，小孩放在託兒所，壯年男女分開集中居住，像太平天國的男女營一樣，即使是夫妻，兩週才能見面一次。可是匪酋毛澤東已換妻多次，其他匪酋，亦可自由玩弄女性。這種例子不勝枚舉，一如太平天國的王爺們。雖然共匪也號稱男女平等，但女性的遭受迫害、無自由，從鐵幕透出來的慘劇，已多得無法列舉了。

17. 共匪殺人的兇狠和數量的衆多，已超過黃巢、張獻忠、李自成這幾個混世魔王。共匪在抗

戰前後，於上海及各地秘密活動，擅自秘密處決反共人士，常屠殺全家。如在上海法租界，殺顧某全家大小及工人，在北平殺孔某全家大小及工人，其手段狠毒，實非人類所為。在江西省盤據數年，江西全省人口，由二千七百萬減至一千四百萬。其流竄至陝北，沿途焚殺擄掠，所過成墟。在陝北、蘇北、及華北各省盤據時，也像在江西省時一樣。大陸淪陷後，仍如以前對民眾實施清算鬥爭。殺人方法，有活剝皮、槍斃、倒活埋、火燒、碎割、蒸煮、分屍、子殺父母、兄弟夫妻相殺，……種種慘毒酷刑，如對雞鴨豬羊，亦為人道所不許，野蠻生番亦所不為，竟出現於所謂「馬列主義」匪黨之手。稱之為匪，尚承認其為人類，未免抬舉。其實連最殘狠之狼，也較共匪和善三分。無已，只有稱為「共毒」！大陸民眾到今天止，據估計，遭「共毒」殺害及下放而死者，已超過八千萬人。

18. 目前大陸大鬧人為的災荒，共匪卻運糧往非洲或東南亞，因而餓死病死的民眾，累積起來，必將達萬萬以上，以死人作肥料，以屍蛆餵雞鴨，則又黃巢、張獻忠、李自成所未為，共匪的暴行，豈可原諒！

19. 共匪為了實行共產主義暴政，一定要掃除固有的中華民國文化，所以三十年來，共匪在大陸上，施行了「焚書坑儒」、「思想改造」、「文藝整風」、「文字改革」、「宗教改革」、「鳴放運動」等多次的暴行，都是儘量的摧毀中華民族文化。民國五十五年六月起，又掀起了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」，以破四舊（舊文化、舊思想

、舊生活、舊習慣）為口號，利用無知少年組織紅衛兵，瘋狂打殺砍燒，蔓延全國各地。經一年餘始告停息。民國六十一年開始「批孔運動」，實際是連根摧毀民族文化。接上來又「批孔揚秦」，毛魯竟自以秦始皇自居，可見共匪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恐懼。

20. 共匪的思想和行為以仇恨為出發點，從上到下，從內到外，時時刻刻都在互相鬥爭。根據毛魯自言，從民國十六年起，就有陳獨秀、瞿秋白、李立三、羅龍章、陳紹禹、張國燾、高崗和饒漱石、彭德懷和黃克誠、劉少奇、和鄧小平，以及民國五十九年廬山會議的十次大鬥爭。民國六十年，幫助毛魯打倒劉少奇的林彪一夥，也被整肅掉，於是形成周恩來「革命幹部派」、毛魯江青「文革派」和軍人派奪權之局。民國六十五年一月，周恩來被毒死，卻由特務頭子華國鋒做代總理。四月，天安門抗暴運動突起，竟升做總理。九月九日，毛魯斃命，不到一月，華國鋒清算江青四人幫開始。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醞釀了十個月，鄧小平終於由匪黨十屆三中全會宣布，官還原職，這不是問題的解決，而是鬥爭的升高。這一鬥爭，仍未解決，不鬥到共匪政權崩潰，是無法停止的。

十一、奴隸王國，封建重現

目前，在大陸所實行的人民公社，數目達四萬個以上，每一個公社都由匪幹宰割，對所屬的男女老幼，有生殺大權。匪幹們對於公社份子，安排成沒有休息日，每日要做十四小時的工作表

，只供給最壞而又量少的兩餐，說不上好，也吃不飽。男女老幼都像奴工一樣。奴工們工作的所得，上供去養養那班新貴族——二十萬名的共匪黨徒，和大量的武士——三百五十萬的匪軍，二百萬人的保安部隊和武裝警察，他們高高在上。匪黨的中央政治局和偽中央人民政府，就是天子及其左右的貴族集團，各省及各區，就是第一階層的大封建區，人民公社是基層的封建區，也就是公社那群匪幹的采邑。這一封建制度的復活，在形式上與中國古代的封建和歐洲中古的封建制度相似，但役使奴工的過勞，和待遇的苛虐，則非前者所能相比。這一新封建的貴族和武士，實等於地獄中吸血的魔鬼。奴工們終將由於饑餓的問題，激起反抗。

十二、工業失敗，農業殘破

共匪難道不知道歷史上的暴政必亡嗎？知道的！他們知道中國大陸如仍停留在農業社會階段的！匪的集權統治，必然招致大災荒，因而引起歷史上必然爆發的農民革命。因此，他們要打破歷史上的這一治亂循環套，逃脫因大災荒而引起的農民革命，以維持其政權的永久，所以要使中國大陸迅速的變成工業社會，惟有全面的工業化，現代化，才可消弭農民革命於未發。

因此，共匪要竭盡全民的力量，來強迫實施工業化。從土改到初級高級農業合作社，不過是集民力的過程。人民公社，化全體民眾為奴工，才是最終目的。共匪想以無代價，只供給低級伙食的奴工，來達到其全面工業化。

然而人類是天生有自私心理的。在私有財產制度逐步消失的時候，奴工們的工作時間雖然增加，但工作的效果並不增加。新貴族所能剝削到的利潤有限。等到人民公社成立，全民成爲奴工，表面上增加了勞動力，但實際上所能增加的收穫卻很有限，削減配糧，停止配糧，教民衆吃野生植物，那裡能解決民衆的肚皮？那裡能提高工作效率，增加生產量？

要知道民衆在人民公社制度下，沒有了希望，所得全非已有，毫無報酬，過著有史以來，最壞的奴隸生活，因爲在任何時代，任何地區，沒有不讓奴隸吃飽，好多做工作的。只有共匪的人民公社，要多做工作，又不給奴工吃飽，那奴工們那有力量，那有心情去努力生產？怎不偷懶？消極者便儘量怠工，暗中破壞農工生產事業，糧物資，讓這個政權同歸於盡！頑強的奴工，除了消極的破壞生產以外，還在忍耐著，等待著，一有機會，就要翻身而起革命了！在奴工的全面消極抵抗下，自然是不好好修堤，不去防旱，不去除草，於是不論水、旱、蟲災都是小災變大災，大災變更重大的災，災區自然是年年直線上升！

試看太平盛世，常常幾十年都是安居樂業，家給人足。難道這幾十年中就沒有水旱蟲災？不是沒有，而是政治清明，平時注意興修水利農事，好好的修，實實在在的幹，倉儲充足，以備災荒。這裡有災，處處來救，於是大災化小災，小災化無，就沒有災了。現在處處大小生產事業都被新貴族拿去，無人有力可以救災，全體民衆

都是奴工階級，新貴族那會去救？糧食寧可拿到別處去送禮、裝門面、換外匯，餓死些奴工又有什麼關係？

何況共匪把人當做機器，從不重視民命，爲了要強求工業化的決心，減輕糧食上的負擔，共匪是有計劃餓死中國人以億萬計的。美記者說共匪企圖消滅一億五千萬人；假若大陸真有八、九億人口的話，共匪想消滅的人數，恐怕要在三、四億之間，必須等到生產的糧食，既夠全民食用，而又有相當剩餘的時候，才會停止那消滅人口的計劃。

可是這一目標是永遠達不到的：因爲災荒惡況日趨嚴重，就是消滅了三、四億人，所生產的糧食，仍是不夠食用的，所以工業支持農業，農業已爲支持工業而殘破，可是工業並沒有建立起來，那裡能有力量來支持農業呢？農業不能工業化、現代化，於是只有停滯在中國舊式農業社會的階段上，逃脫不了歷史上的治亂循環套。就像西遊記上的孫悟空似的，儘管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，可是他那十個筋斗翻來翻去，仍是翻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。共匪中不乏研究中國歷史的人，恐怕他們自己也早算出共匪政權的命運，一定要弄到爆發大革命大崩潰而後已。

國以民爲本，民以食爲天，大陸饑荒問題，日趨惡化，解決不了民食問題的共匪政權，再想能支持五年十載，豈可得乎。

十三、災荒日重，爆發革命

在大陸上糧荒日趨嚴重的情形下，社會上到

處是公開搶劫，紀律崩潰；共匪的暴力統治，在「民不畏死」的情況下，效果日見低落，連最低級的匪幹，也拋棄自身的匪幹立場，從事偷盜糧食，破壞社會秩序，共匪政權的動搖，從這普遍發生的現象，已可見其端倪。

共匪對付糧食減少的辦法，只有在非災區減少供應糧食，在災區停止配糧。還督促群衆「上山下海」採取生物充饑，並倡導民衆將野生植物加工製成代用品。就所知，福建、廣東兩省，即已發現十多種代用品。共匪對每項代用品加以宣傳推廣，其著者如：

1. 人造麪粉——用稻草及野生植物磨粉，煮成麪粉，共匪稱其中含有十三種以上的維他命。
2. 稻草饅頭——用稻草百斤，絞榨液汁十五斤和米粉三十五斤製成。

3. 葉蛋白糕——以樹葉、甘薯或芭蕉葉百斤，煉成十五斤黏膏，和米粉二十五斤，混合蒸成。（僑福建南安縣政府，於民國四十九年十一月間，奉僑省政府通令全省中小學生製造上兩種代用品。）

4. 小球藻——用池塘綠污水十分之七，加入尿十分之三，培養小球藻，以爲營養料。

每一次專政，都因爲政刑苛虐，聚斂過重，引起人爲的大災荒。民衆被迫得去挖掘草根樹皮和鼠雀充饑。在王莽的新朝，因爲山東的饑民到關中就食的有幾十萬人，王莽也分遣使者到各地，教民衆煮草木爲「酪」，以代糧食，但此種酪不能充饑。在洪秀全的太平天國，南京城被圍，缺乏糧食，洪秀全教民衆以草和水充饑，稱爲「

甜露」，民衆有吃死者。今天，共匪對付災荒的方法，也像崩潰前的新朝和太平天國，教民衆吃野草。而這一次災區之廣，災荒之重，災民又無處就食，和共匪教民衆所吃代用品種類之多，也是王莽、洪秀全時代所比不上的。

現在，共匪向外國所購的糧食，每年都是數億到十九億美元。這兩年因旱災加重，外匯不足，今年（民國六十六年）已拋售數百噸黃金來買糧食，供給那大群新貴族和武士們食用。但共匪有多少黃金美元？就是有若干黃金美鈔，也要被喫光的。等到新貴族和武士們的供應圈子漸漸縮小，最低級的新貴族和武士們，也不能填飽肚皮時，民衆們又已羅掘俱窮，地上勉強可充饑的植物及土質，都被吃光時，在人吃人的情況下，吃不飽的低級新貴族和武士們（因為他們本是農民和工人出身。）將首先發難，與能忍耐的饑餓民衆，聯合起來，爆發革命，天驚地動，迅速蔓延。在今後數年，大革命就是爆發的時候。

十四、基層羣衆，推翻暴政

從以往的史例，已經說明暴政必亡，和暴政下的饑荒，必然引起革命；筆者敢說，這是無可懷疑的事。再根據以往的史例，暴政的壽命短則十四、五年，長則三十年左右，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共匪政權的壽命，也只有此數。我們先假定是十五年，因此，民國五十三年，應該是共匪政權崩潰之年。諸位如能記憶，民國五十一年五月，所發生的大逃亡潮，大陸民衆，前仆後繼，冒死逃亡香港，共匪無法攔阻，逃到香港者達數十

萬人。後來香港政府因無法容納而攔阻，並加以遣反，始告停止。當時如有外力稍加支援，大陸當可出現全面抗暴運動，將共黨暴政推翻，可惜錯過機會，共匪得以收拾殘局，渡過十四、五年崩潰的命運。因此又要經過十四、五年，再出現崩潰的局面。

那末，讀者要問，過去的史例，也許是巧合罷！筆者認為：這決不是巧合，一次二次是巧合，三次四次就不是巧合了。只要中國仍然停留在農業社會階段之下，筆者敢大膽的說，這一次的共匪暴政，就會和過去的暴政一樣，最多只有三十年左右的壽命。

我再說明，何以在農業社會階段的中國，集權的暴政，只有十五年到三十年左右的壽命。

第一，前面已經說過：大陸上的饑荒，天然的成分少，人爲的成分大，人爲的成分包括共匪政策的錯誤，對待奴工的苛虐，以及奴工的消極抵抗等等因素在內，這些事件是逐漸形成的，是逐漸加深的，是逐漸擴大的，從事實上證明，需要十四、五年或三十年左右，才能在全面災荒之中，達成爆發革命的起火點。

第二，一個民族對統治者的惡劣統治，其忍耐力量是有限的。統治的方法和緩，或有軟有硬，比較容易接受統治，可以忍耐一個相當長的時候。如果是暴虐統治，忍耐時間較短。各個民族忍耐暴虐統治的程度，也許是不同的。而中華民族忍耐暴虐統治的程度，根據過去史實來證明，只有十四、五年及三十年左右，就到了最高點。配合全面的災荒，便爆發了革命。

第三、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，大多由於前朝政治不良，造成災荒而引起；有時形成分裂局面，然後再由一個強有力者出而統一。新的朝代，能行仁政，政治清明，則歷史久遠；反是，則歷年短暫。這短暫的時間，又與惡劣統治的程度相關，愈壞則愈短。

由於前一個朝代的人，不滿意前朝的政治，深惡痛絕；心理希望出現一個新的局面，有時並參加這個新局面的建立，特別是二、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人，熱誠而衝動，因爲不滿意前朝政治，受建立新局面的挑引，成千成萬參加局面的行列；他們對新局面存著希望，認爲只有打倒舊政府建立新政府，才能重現光明。有時，這些青年人的理想，是實現了，所以出現了漢、唐、明等數朝的好局面。有時卻失望了，新局面卻是專制集權的暴虐統治，所以出現了秦、新、太平天國等幾朝的壞局面。

青年人懷著新希望擁護新政府，那知這新政府愈來愈壞，他們年紀漸漸大了，有的已放棄理想，成爲新政府壞集團的一分子，有的則天良未泯，知道新政府不好，可是大錯已成，既無勇氣，也無力量再來推翻新政府，只得苟延下去。

於是推翻這新政府壞政治的擔子，只有讓第三代的青年人挑起，而且第三代的青年人數量，在全民中佔著較大的比例，他們又擔負著最重要的基礎工作，是新政府的安定力量。這群青年人在少數年長者的領導下，起而革命，就能發出無比的力量。

這一群二、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人，在新政府

成立時，他們大的不到二十歲，小的只有幾歲，他們那時都生活在父母的教養下；相當於現在幼稚園到中學的學生年齡，最大的也只是剛進大學的年紀，他們與前朝毫無關係，對新政府腐敗集權專制，一樣會激起他們內心的深惡痛絕，日積月累，終於形成了推翻暴政的決心，一有機會，必然引起革命。

這一群第三代青年人，他們對新政府既沒有感情，也沒有任何留戀。他們不像他們的父母，那上一代的青年人，他們因參加過推翻前朝和新政府的創立，新政府雖壞，他們還有所留戀，或曲解辯護，雖然內心也不滿意，但不易有何行動。只有等到新政府成立時的兒童和少年，長大成為二、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時，革命的原動力便長成了，這一長成的時間，是十五年左右。因此，暴發革命，推翻暴政的時間，就需要十五年左右。

倘第三代未能推翻暴政成功，再經過十餘年，此一代之第三代，漸次升為幹部，又出現年二十左右之第四代，為此一政權之新（群眾）基礎。如果此等新群眾亦反對暴政，與第三代之幹部合作，對第一代之領導人及第二代之高級幹部統治集團搏鬥，則暴政終必被推翻，因第三代及第四代的合作力量，適比統治集團為強大也。故暴政最長久年代，亦不致超過十五年之一倍。對照前述中國歷史上各暴政之年限，即為明證。

從大陸上逃出的反共義士來看，絕大多數的青年人，幾十萬幾百萬能逃出鐵幕的男女，中年、老年的不到千分之一，而香港偷渡成功的青

年人，尤其是泗水而過的，最年輕的只有十七、八歲，最高的只有二十五歲，絕大多數只有二十歲左右。不是年紀大的人不泗水逃亡，而是年紀大的人，身體無抵抗力、無忍耐力，游不過海灣而已。而這些青年，那一個不是所謂與共產匪黨奶水長大的？

再看投奔自由成功的匪空軍駕駛人員。比如：邵希彥、高佑宗、劉承司、李顯斌、李才旺、廉保生等義士，都是三十左右的青年，而且是共產匪黨千挑萬選、又紅又專又好的心腹人員，不是也要反抗暴政，飛出鐵幕嗎？民國六十六年七月七日，起義來歸的范園焱義士，身為中校中隊長，雖是四十一歲，但他立志東飛，已經有十年之久了，他拋妻別子，付出極大代價，是爲了逃出鐵幕，是爲了飛向自由、爭取人權。所以他下飛機開頭幾句話就是：「大陸上太苦了，我實在受不了。」「我要自由，我要人權。」在這美國要和共匪關係正常化，范錫國務卿去北平訪問的時候，這不是當頭棒喝，可以震驚姑息主義者的迷夢嗎？

一葉知秋，接二連三的義士逃出鐵幕，飛向自由，大陸上成千成萬的軍人和民衆，就地起義，反抗暴政之日，就是共匪偽政權崩潰之時了，請拭目以待罷！

十五、共匪暴政，必然崩潰

上一節是一個議論，共匪政權自然適用；何況共匪政權比起過去的暴虐統治，更加兇殘萬倍，且仍停留在農業社會階段，怎逃得出上述通論

所指出的真理呢？而且，共匪政權，比過去的暴政，更多幾種危機，加重它不能逃出必然崩潰的命運。

1 共匪是滅絕人性，不講人倫關係的。在它流竄盜賊時期，這樣做是有它的道理的，等到共匪偽政權建立，到處需要匪黨黨員和武力去控制，黨員和幹部激勵的增加，已不下幾千萬人。人多了，並不能個個滅絕人性，不識人倫關係。而且在共匪叛亂時期，那些可以清算父母殺害親屬的少數青年，因爲執行匪黨的命令，不但心無所感，並且覺得是理所當然，可是當他們娶妻成家，生兒育女以後，他們天性自然流露，愛護子女，養兒方知父母恩，也許覺悟到過去行爲的錯誤，完全是受了匪黨欺騙，他們那會干涉下一代的子女反共？即使他自己是共匪中堅，仍然擁護共匪，可是子女反共，他仍然袒護子女的。從過去的史例上，諸位回想一下，筆者這番話是不是有道理？

2 有人對筆者辯護說：「你這番理論是研究歷史而得的結論，殊不知現在世界比過去不同，比如國際形勢，武器進步，電訊方便，交通迅速，共匪有龐大的軍隊，消息靈通，革命一起，很快就可以壓下的。」

筆者在前面已再三指出，共匪沒有完成工業化，仍然停留在農業社會階段，殘破的農業，嚴重的饑荒，就是大革命的導火線。革命運動，並沒有全面計劃，而是人人內心所同感需要的。只要少數有計劃的局部革命，在共匪一邊壓平的時候，恐怕就已由星星之火，燒遍大陸了。何況共

匪武士們也吃不飽，他們來自農村，眼看親屬都在餓死，他們也只有同情的心意，甚至投身革命軍，推翻暴政，來換取一個新的希望。

一切好的武器，交通、電訊，要是使用的人都願意參加大革命的話，那只會幫助革命軍，加速共匪政權的崩潰而已。這一點與其說是比過去革命不利的地方，毋寧說是比過去革命軍更爲有利的地方。

3. 再談國際情勢，也有人說，匈牙利的革命，俄國不是出兵來壓平嗎？何況俄國和共匪還有原子彈？摔幾個原子彈，革命軍不是就完蛋罷？

筆者以爲：中國大陸大，匈牙利小，中國大陸比匈牙利大一百幾十倍，人口多五、六十倍，而且俄國在東歐駐有大軍，交通便利，朝發夕至，匈牙利孤軍無援，焉得不敗？中國大陸和俄國相接，邊界長，交通也不方便，俄國即使派遣軍隊到中國大陸，遠不及到東歐方便，兵少無濟於事，兵多，俄國肯不肯花費那麼多人力、物力？全國性的革命，俄國一樣是束手無策的。即使有原子彈投下幾個，或許可能，那有何用？四萬個人民公社，就是四萬個奴工營，所有的奴工都參加革命，難道俄國和共匪有四萬個原子彈？而且，俄國肯捨得用去大量的原子彈嗎？它的原子彈是留來對付美國和其他工業國家的；原子彈投在工業國家，才有最大的效果。至於在中國大陸投原子彈，會不會引起世界大戰？俄國自身，也要慎重考慮。

何況，現在俄共與共匪正在敵對的局勢中，俄國要幫助的共匪，是國際派的那一夥。倘使

匪不甘心做走狗，俄國只有趁火打劫，來侵略我國的北方，怎會幫助共匪？

4. 有人說：共匪的組織嚴密，統治厲害。其實這些辦法只能維持一時，行之一久，必有漏洞。秦始皇和隋煬帝的統治不也夠嚴密？依然無用。因爲任何嚴密的組織，厲害的統治，全是由人去執行的，執行的人傾向革命，那一切都完了。請看現在大陸上匪黨的紀律和社會的秩序，已逐漸的崩潰，逃出鐵幕人士之衆，和搶劫食物事件之多，便可證明。

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廿九日至四月五日，北平天安門的群眾反共大示威，進進出出達三百萬人次，共匪事後殺了一萬人。這壯烈的革命序幕，已經是革命民衆與共黨幹部的結合，今後仍會再出現更壯烈的局面。

據中國歷史的記載，秦強隋富世所公認。秦從穆公稱霸西戎到始皇統一，約四百年；從孝公用商鞅變法，也一百四十年，根基厚、實力強；所以荀子說：「秦四世而勝，非幸也。」隋代的建立，是受周禪，周受西魏禪，和平得國，而且北方自北魏統一，已經安定，隋南平陳，也無大戰。所以隋朝最富。隋文帝又節儉，家給人足，隋朝倉庫之多而且大，積存糧食數千萬石之多，史無其匹。可見秦隋二代根基的富厚。

然而共匪政權所統治的大陸，在太平天國亂後的幾十年，元氣未復；加上民國以來的內亂，僅有北伐以後幾年的局部安定。而且內有共匪流竄，外有日本窺伺；接上八年的全面抗戰，山河殘破，民衆困憊；國民政府因而節節失利。共匪

遂得乘機叛亂，建立偽政權，其所憑藉的根基，遠不如秦、隋，而又實行比秦隋更暴虐的統治，怎能逃脫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！

大陸上除共匪製造人禍外，加上天災頻仍，各地水旱蟲災，多得不可勝記。而天心示警，自然災害突然加多。民國六十三、四年，大陸西南有數次大地震及流星雨。尤以民國六十五年最爲嚴重，爲三百年來所未有，似與共匪內開相應。除共匪首領周恩來、朱德、毛澤東在六十五年內，先後斃命，內開加劇外，春季，寧夏省賀蘭山區，會降血雨。三月八日，吉林省降殞石雨。七月二十八日，河北省唐山市有八級大地震，死亡十餘萬人，傷五十餘萬人。八月十六日夜，寧夏省中衛縣及四川省西北，又起七級大地震。八月二十二、三日，四川省西北及甘肅省武都縣，再起七級大地震。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二日，河北省寧河縣續起六、六級大地震，民衆死如山積，真是天翻地覆。過去每逢朝代崩潰之時，莫不如此，共匪政權的崩潰，接二連三的大地震，正是其預兆了。

十六、旌旗西指，北定中原

共匪政權的暴虐統治，已埋下了它毀滅自己的種子。它毀滅了絕大多數人的家庭，以爲便於統治；但是被毀滅家庭的人，要求恢復家庭的情緒，會激起反抗，而匯合成巨大的力量。不論在軍隊裡，在共匪政權的幹部裡，在奴工營的人民公社裡，極大多數被毀滅家庭的人，只要一見到革命爆發，就會結合在一起，參加革命軍，急速

地遍布大陸的。這一股力量，發自內部，是以前幾次暴政中所沒有的。

其次，還有一股力量，將從外來，也是以前幾次暴政中所沒有的。那就是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的有效支援。屹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，像一支黑夜中的燈塔，照射著大陸。在大陸反共的同胞心理，是代表著希望之光。大陸革命一旦爆發，中華民國政府的大軍，必定是旌旗西指，然後北定中原，以加速摧毀共匪政權。

早在民國五十年六月中旬，蔣總統解答李勃曼（美國反對承認中共百萬人委員會秘書）的詢問，首先指出：「尤其在中國，從來沒有一個暴政獨裁政權，可以長久維持，而不為人民的革命所推翻的。」接著說明：「目前中國大陸上，由於共匪政權在經濟上，尤其在農業上之重大失敗，所引起的政治上更進一步的高壓手段，反共革命的時機，顯然日益接近。」

最令大陸同胞和自由地區同胞及世界人士興奮的，蔣總裁表示：「一旦中國人民自動抗暴爆發，中國政府自當採取有效行動，悉力負起拯救大陸同胞的神聖義務。……今日，我們中國絕大多數的同胞，在大陸遭受無比的奴役，陷於空前的饑餓與死亡的絕境，我們政府豈可坐視不顧，而任其被共匪殘殺殆盡嗎？」蔣總裁的指示，仍是我們現今政府遵奉的國策，不到成功，決不止！

大軍登陸的地點，自然以東南沿海又有水路鐵路深入內地的上海、廈門、廣州為宜。其次才能及於山東半島的青島或渤海灣的天津。正規的

軍隊，將於登陸後，成滾雪球式的擴大，容納反正的匪軍及民衆所組成的革命軍。而追擊摧毀共匪政權的殘餘力量。

十七、漢唐再現，盛世重開

春去夏來，秋過冬繼，這是自然界的循環現象。表面上看春花秋月年年一樣，事實上，去年所看到的春花秋月，非今年所見到的春花秋月，此花非彼花，此月雖為彼月，但時空都已改變，亦有不同。

在中國歷史上，過去也有一個循環現象，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：「天下大勢，治久必亂，亂久必治，此不易循環之理也。」這一現象，在中國農業社會還沒有變工業社會的時候，我們還不能否定這一循環之理。（關於這一循環之理，筆者在拙著一、中國近代史，二、中國近代現代史，三、中國近代史綱，四、中國近代史大綱，五、中國近代史要略，六、中國史要略，均有論列，此處不再說。）所以共匪政權這一大亂平定之後，中國必將進入治世的階段。此一治亂雖不與過去的治亂相同。但道理卻如春夏秋冬循環，春花秋月重來的情形，並無二致。

在歷史上最具體的例子，是秦隋兩代的暴政，最為類似。其結果一樣；接著出現漢、唐大一統的局面也一樣；這不是偶合，而是必然。我們深信，共匪政權消滅以後，中國有一段安定的時候，可以從廢墟中重新建設，全面工業化，趕上新時代。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所受的煎熬苦難，已經夠了，痛定思痛，只有艱苦奮鬥，埋頭建設

，才能成為世界上的和平主流，安定力量。願我全國同胞高瞻遠矚，挺胸而起的迎接這「漢唐再現，盛世重開」的新時代。

英國名史學家湯恩比（A. J. Toynbee），曾著「歷史的研究」十二大冊，預言未來世界的重心，將由太平洋轉趨於天山南麓。美國名史學家杜蘭（W. J. Durant），曾著「世界文明史」十大冊，也是認為東方將再興起。日本十餘年前逝世的名哲學家鈴木大拙，有一百四十多種著作，也預言共產黨必將崩潰，中國仍要回復以前的傳統。英國的另一位威爾斯（H. B. Wells）教授，也是一位史學家，他說：「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，不是任何暴力可以毀滅的。」前香港總督英人葛量洪說：「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，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，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。」這些人所指的中國和中國人，自然是指愛好和平自由民主的中國和中國人，願我全國同胞，奮力邁進，重振中華雄風。

